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
中国古代风俗小说选(二)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/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. —北京:
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2. 3

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I. 中... II. 北... III. 文学—中国—资料 IV. I299 -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87788 号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名著卷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出 版 :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: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 :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 :1800

字 数 :28 000 千字

版 次 :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 :1 - 5 000

书 号 :ISBN 7 - 88050 - 322 - 6

定 价 :960.00 元(全 96 册)

中国古代风俗小说选（二）

张廷秀逃生救父

万事由天莫强求，何须苦苦用机谋。

饱三餐饭常知足，得一帆风便可收。

生事事生何日了？害人人害几时休？

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各自回头看后头。

话说国朝自洪武爷开基，传至万历爷，乃第十三代天子。那爷爷圣武神文，英明仁孝，真个朝无幸位，野没遗贤。内中单表江西南昌进贤县，有一人姓张名权，其祖上原是富家，报充了个粮长。那知就这粮长役内坏了人家，把房产陆续弄完。传到张权父亲，已是寸土不存。这役子还不能脱。间壁是个徽州小木匠店。张权幼年时终日在那店门首闲看，拿匠人的斧凿学做，这也是一时戏耍。不想父母因家道贫乏，见儿子没甚生理，就送他学成这行生意。后来父母亡过，那徽州木匠也年老归乡。张权便顶着这店。因做人诚实，尽有主顾，苦挣了几年，遂娶了个浑家陈氏。夫妻二人将就过日。怎奈里役还不时缠扰。张权浑家商议，离了故土，搬至苏州阊门外皇华亭侧边开了个店儿。自起了个别号，去那白粉墙上写两行大字，道：“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火，不误主顾。”张权自到苏州，生意顺溜，颇颇得过，却又踏肩生下两个儿子。常言道的好：“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”不觉已到七八岁上。送到邻家有个义学中读书。大的取名廷秀，小的取名文秀。这学堂共有十来个孩子，止他两个教着便会。不上几年，把经书读的烂熟。看看廷秀长成一十三岁，文秀长成一十二岁，都生得眉目疏秀，人物轩昂。那时先生教他做文字，却就知布局练格，琢句修词。这张权虽是手艺人，因见二子勤苦读书，也有个向上之念。谁想这年一秋无雨，作了个旱荒，寸草不留。大户人家有米的，却又关仓遏粜。只苦了小户人家，若老若幼，饿死无数。官府看不过，开发义仓，赈济百姓。关支的十无三四，白白的与吏胥做了人家。又发米于各处寺院煮粥救济贫民。却又把米侵匿，一碗粥中不上几颗米粒。还有把糠秕本屑搅些在内，凡吃的俱备呕吐，往往反速其死。上人只道百姓咸受其惠，那知恁般弊窦，有名无实。正是：

任你官清似水，难逃吏滑如油。

且说张权因逢着荒年，只得把儿子歇了学，也教他学做木匠。二子天性聪明，那消几日，就学会了。且又做得精细。比积年老匠更胜几分。喜得张权满面添花。只是本匠便会了，做下家火摆在店中，绝无人买。不勾几日，将平日积下些小本钱，看看用尽，连衣服都解当来吃在肚里。张权心下着忙，与浑家陈氏商议，要寻个所在趁工几时，度过荒年，再作区处。出去走了几日，无个安身之地。只得依先在门口店里作活，眼巴巴望个主顾来买。一日，正当午后，只见一人年纪五十以上，穿着一身细绢，旁边跟着小厮，在街上踱将过去。忽抬头看见张权门首摆着许多家火，做得十分精致，就停住脚观看。张权瞧见，便放下手中生活，上前招架道：“员外要甚家火？里面请看。那人走上阶头，问道：“这些家火都是你自己做的么？”张权道：“尽是小子亲手所造。木料又干又厚，工夫精细，比别家不同。若是作成小子，情愿奉让加一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买到不要买，问你可肯到人家做些家火么？”张权道：“这也使得。不知尊府住在何处？要做甚家火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家住在专诸巷内天库前，有名开玉器铺的王家。要做一副嫁妆。本料尽多，只要做得坚固，精巧。完了嫁妆，还要做些桌椅书橱等类。你若肯做时，再拣两

个好副手同来。”张权正要寻恁般所在，这便叫作天赐其便。乃答道：“多承员外下顾，不知还在几时起工？”那人道：“你若有工夫，就是明日做起。”张权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小子早到宅上伺候便了。”说罢，那人作别而去。你道那人是何等样人物？元来姓王名宪，积祖大富，家中有几十万家私。传到他手里，却又开了一个玉器铺儿，愈加饶裕。人见他有钱，都称做王员外。那王员外虽然是个富家，到也做人谦虚忠厚，乐善好施。只是一件，年过五十，却没有子嗣。浑家徐氏，单生两个女儿。长的唤做瑞姐，二年前已招赘了个女婿赵昂在家。次女玉姐，年方一十四岁，未曾许字，生的人物聪明，姿容端正。王员外夫妻钟爱犹胜过长女。那赵昂元是个旧家子弟，王员外与其父是通家相好。因他父母双亡，王员外念是故人之子，就赘入为婿。又与他纳粟入监，指望读书成器。谁知赵昂一纳了监生，就扩而充之起来，把书本撇开，穿着一套阔服，终日在街上摇摆。为人且又奸狡险恶。见王员外没有子嗣，以为自己是个赘婿，这家私恰像本榜刻定是他承受，家业再无人统核的了。遇着个浑家却又是一个不贤都头，一心只向着老公。见父母喜爱妹子，恐怕也招个女婿，分了家私，好生妒忌。有《赘婿诗》道的好：

人家赘婿一何痴！异种如何绍本支？

二老未曾沾孝养，一心只想夺家私。

愁深只为防甥舅，积恨兼之妒小姨。

半子虚名空受气，不如安命没孩儿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张权正愁没饭吃，今日揽了这桩大生意，心中好生欢喜。到次日起来，备了些柴米在家，分付浑家照看门户，同了两个儿子，带了斧凿家火，进了闾门，来到天库前。见一大玉器铺子。张权约谅是王家了。立住脚正要问人时，只见王员外从里边走将出来。张权即忙上前相见。王员外问道：“有几个副手？”张权道：“止有两个在此。”便教儿子过来见了王员外。弟兄两个将家火递与父亲，向前深深作揖。王员外还了个半礼。见是两个小童，便道：“我因要作好家火，故此请你，为何教这小童来做？”张权正要开言，廷秀上前道：“自古道：‘后生可畏’。年纪虽小，手段却不小了。且试做了看，不要轻忽了人。”王员外看见二子人品清秀，又且能言快语，乃问道：“这两个小童是你甚么人？”张权道：“是小子的儿子。”王员外道：“你到生的这两个好儿子！”张权道：“不敢，只愁没饭吃。”王员外道：“有了恁样儿子，愁甚没饭吃！随我到里边来。”当下父子三人一齐跟进大厅。王员外唤家人王进开了一间房子，搬出木料，交与张权，分付了样式。父子三人量画定了，动起斧锯，手忙脚乱，直做到晚。吃了夜饭，又要个灯油，做起夜作。半夜方睡。一连做了五日，成了几件家火，请王员外来看。王员外逐件仔细一看，连声喝采道：“果然做得精巧！”他把家火看了一回，又看张权儿子一回。见他弟兄两个，只顾做生活，头也不抬，不觉触动无子之念，嘿然伤感。走入里边，坐在房中一个墙角里，两个眉头蹙做一堆，骨嘟了嘴，口也不开。浑家徐氏看见恁般模样，连问几声也不答应。急走到外边来，问员外方才与谁惹气。都说才看了新做的家火进来，并不曾与甚人惹气。徐氏问明白了，又走到房里。见丈夫依旧如此闷坐，乃上前道：“员外，家中吃的尽有，穿的尽有，虽没有万贯家财，也算做是个财主。况今年纪五十以外，便日日快活，到八十岁也不上三十年了。着甚要紧，恁般烦恼？”王员外道：“妈妈，正为后头日子短了，因此烦恼。你想我辛勤半世，挣了这些少家私，却又不曾生得个儿子，传授与他，接绍香烟。就是有

两个女儿，纵养他一百来岁，终是别人家媳妇，与我毫无相干。譬如瑞姐，自与他做亲之后，一心只向着丈夫，把你我便撇在脑后，何尝记挂父母，着些痛疼！反不如张木匠是个手艺之人。看他年纪还小我十来年，到生得两个好儿子，一个个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且又聪明勤谨，父子恩恩爱爱，不教而善。适才完下几件家火，十分精巧。便是积年老手段，也做他不过。只可惜落在他家，做了木匠。若我得了这样一个儿子，就请个先生教他读书，怕不是联科及第，光耀祖宗。”徐氏见丈夫烦恼，便解慰道：“员外，这却不难！常言道：‘有意栽花花不活，无心插柳柳成阴’。既张木匠儿子恁般聪明俊秀，何不与他说，承继一个，岂不是无子而有子。王员外闻言，心中欢喜道：“妈妈所见极是！但不知他可肯哩？”当夜无话。

到次日饭后，王员外走到厅上，张权上前说道：“员外，小子今晚要回去看看家里，相求员外借些工钱，买办柴米，安顿了敝房，明日蚤来。”员外道：“这个易处！我有句话儿问你。”张权国道：“不知员外有甚分付？”王员外道：“你令郎那个几岁？叫甚名字？”张权道：“大的名廷秀，年十四岁了；小的名文秀，年十二岁了。”王员外又道：“可识字么？”张权道：“也曾读过几年书。只为读书不起，就住了，也到识的字。”员外说道：“我意欲承继大令郎为子，做个亲家往来，你可肯么？”张权道：“员外休得取笑！小子乃手艺之人，怎敢仰攀宅上！小儿也未必有恁样福分。”王员外道：“何出此言！贫富那个是骨里带来的。你若肯时，就择个吉日过门。我便请个先生教他。这些小家私好歹都是他的了。”张权见王员外认真要过继他儿子，满面堆着笑，道：“既承员外提拔小儿，小子怎敢固辞。今晚且同回去，与敝房说知。待员外择日过门。”王员外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进来回复了徐氏，取出一两银子工钱，付与张权。到晚上领了二子，作别回家。陈氏接着，张权把王员外过继他儿子一事，与浑家说知。夫妻欢天喜地。就是廷秀见说要请先生教他读书，也甚欲得。

话休絮烦。王员外拣了吉日，做下一身新衣，送来穿着。张权将廷秀打扮起来，真个人是衣妆，佛是金妆，廷秀穿了一身华丽衣服，比前愈加丰采，全不象贫家之子。当下廷秀拜别母亲，作辞兄弟。陈氏又将言训诲，教他孝顺亲热，谦恭下气。廷秀唯唯。虽然不是长别，母子未免流泪。张权亲自送到王家。只见厅上大排着筵席，亲朋满座。见说到了，尽来迎接。到厅与众亲戚作揖过了，先引到拜过家庙，然后请王员外夫妇到厅上坐了，廷秀上前四跪八拜，又与赵昂夫妇对拜。又到里边与玉姐相见了。其余内外男女亲戚，一一拜见已毕，入席饮酒。就改名王廷秀。与玉姐两下同年，因小两个月，排行三官。廷秀在席上谦恭揖让，礼数甚周。亲友无不称赞。内中止有赵昂夫妇心中不悦。当日大吹大擂，鼓乐喧天，直到更余而散。次日，张权同着次子来谢过了王员外，依旧到大厅上去做生活。王员外数日内便聘了个先生到家，又对张权说道：“令郎这样青年美质，岂可将他埋没，何不教他同廷秀一齐读书，就在这里吃现成茶饭？”张权道：“只是在贵府相扰，小子心上不安。”王员外道：“如今已是一家，何出此言！”自此文秀也在王家读书。张权另叫副手相帮，不题。且说文秀弟兄弃书原不多时，都还记得。那先生见二子聪明，尽心指教。一年之内，三场俱通。此时王员外家火已是做完，张权趁了若干工银。王员外分分又资助些银两，依旧在家开店过日。虽然将上不足，也还比下有余。

且说王员外次女玉姐，年已一十五岁，未曾许定。做媒的络绎不绝。王

员外因是爱女，要拣个有才貌的女婿。不知说过多少人家，再没有中意的。看见廷秀勤谨读书，到有心就要把他为婿。还恐不能成就，私下询问先生，先生极口称赞二子文章，必然是个大器。王员外见先生赞扬太过，只道是面谀之词，反放心不下。即讨几篇文章，送与相识老学观看。所言与先生相合。心下喜欢，来对浑家商议。徐氏也爱他人材出众，又肯读书，一力撺掇。王员外的主意已定。央族弟王三叔为媒，去说合。王三叔得了言语，一径来到张家，把王员外要赘廷秀为婿的话，说与张权。张权推托门户不当，不肯应承。王三叔道：“此是家兄因爱令郎才貌，异日定有些好处，故此情愿。又非你去求他，何必推辞。”张权方才依允。王三叔回覆了王员外，便去择选吉日行聘。不题。单表赵昂夫妇初时见王员外承继张廷秀为子，又请先生教他读书，心中已是不乐；只不好来阻当。今日见说要将玉姐赘他为婿，愈加忌妒。夫妻两个商议了一番，要来拦阻这事。当下赵昂先走入来见王员外道：“有句话儿，本不当小婿多口。只是既在此间，事同一体，不得不说。又恐说时，反要招怪。不敢启齿。”王员外道：“我有甚差误处，得你点拨，乃是正理，怎么怪你！”赵昂道：“但是小姨的亲事，向日有多少名门巨族求亲，岳父都不应承。如何却要配与三官？我想他是个小户出身，岳父承继在家，不过是个养子，原不算十分正经，无人议论。今若赘做女婿，岂不被人笑话！”王员外笑道：“贤婿，这事不劳你过忧。我自有主见在此。常言道：‘会嫁嫁对头，不会嫁嫁门楼’。我为这亲事，不知拣过多少子弟，并没有一个入的眼。他虽是小家出身，生得相貌堂堂，人材出众，且又肯读书，做的文字人人都称赞，说他定有科甲之分。放着恁般目知眼见的到不嫁，难道到在那些酒包饭袋里寻觅？若拣个好的，也还有指望。倘一时没眼色，配着一个不僧不俗、如醉如痴蠢物，岂不误了终身！如今纵有人笑话，不过是一时。倘后来有些好处，方见我有先见之明。”赵昂听说，呵呵的笑道：“若论他相貌，也还有两分可听。若说他会做文字，人人称扬，这便差了。且不要论别外，只这苏州城内有无数的才子饱学，朝吟暮咏，受尽了灯窗之苦，尚不能勾飞黄腾达。他才开荒田，读的年把书，就要想中举人进士，岳父，你且想！每科普天下只中得三百个进士，就如筛眼里隔出来一般，如何把来看的恁般容易？这些称赞文字的，皆欺你不晓的其中道理。见你这般认真，不好败兴把凑趣的话儿哄你。如何便信以为实？”王员外正要开言，旁边转出瑞姐道：“爹爹，凭着我们这样人家，妹子恁般容貌，怕没有门当户对人家来做亲，却与这木匠的儿子为妻？岂不玷辱门风，被人耻笑！据我看起来，这斧头锯子，便是他的本等，晓得文字怎么样做！我的妹子做了匠人的妻子，有甚好处！后来怎么与他往来？”王员外见说，心中大怒，道：“他既做了我的子婿，传授这些家私。纵然读书不成，就坐吃到老，也还有余。那见得原做木匠，与你不好相往！我看起来，他目下虽穷，后来只怕你还跟他脚跟不上哩。那个要你管这样闲事。好不扯淡么！”一头说，便望里边而走。羞得赵昂夫妻满面通红，连声道：“干我甚事！只为他面上不好看，故此好言相劝，何消如此发怒！只怕后来懊悔，想我们的今日说话便迟了！”王员外也不理他。直至房中，怒气不息。徐氏看见，便问道：“甚事气的恁般模样？”王员外把适来之事备细说知。徐氏也好生不悦。王员外因赵昂奚落廷秀，心中不忿，务要与他争气。到把行聘的事搁起，收拾五百两银子，将拜匣盛了，教个心腹的家人拿着，自己悄悄送与张权，教他置买一所房子，弃了木匠行业，另开别店，然后择日行聘。张权夫妻见王员外恁般慷慨，千恩万谢，感

谢不尽。自古道：“无巧不成话。”张权正要寻觅大房，不想左间壁一个大布店，情愿连店连房出脱与人，却不是一事两便。张权贪他现成，忍贵顶了这店，开张起来。又讨一房家人与一个养娘。家中置备的十分次第。然后王员外选日行聘，大开筵席，广请亲朋。虽是廷秀行聘，却又不回家去。止有赵昂自觉没趣，躲了出去。瑞姐也坐在房里，不肯出来。因是赘婿，到是王员外送聘，张权回礼。诸色丰盛，邻里无不喝采。自此之后，张权店中日盛一日，挨挤不开。又聘了个伙计相帮。大凡人最是势利，见张权恁般热闹，把张木匠三字不提，都称为张仰亭。正是：

运退黄金无色，时来铁也光辉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赵昂自那日被王员外抢白了，把怒气都迁到张家爷子身上。又见张权买房开店，料道是丈人暗地与他的银子，越加忿怒，成了个不解之仇。思量要谋害他父子性命，独并王员外家私。只是有不便之处，乃与老婆商议。那老婆道：“不难！我有个妙策在此。教他有口难分，死在狱底。”赵昂满心欢喜，请问他良策。那老婆道：“谁不晚得张权是穷木匠。今骤然买了房子，开张大店，只有你我便知道是老不死将银子买的。那些外人如何得知，心下定然疑惑。如今老厌物要亲解，限日到京。乘他起身去生，拚几十两银子买嘱捕人，教强盗扳他同伙打劫，窝顿赃物在家。就拘邻里审时，料必实说：‘当初其实穷的，不知如何骤富’。合了强盗的言语。这个死罪如何逃得过去！房产家私，必然入官变卖。那时老厌物已不在家，他又是异乡之人，又无亲戚，谁人去照管。这条性命，决无活理！等张本匠死了，慢慢用软计在老厌物面前冷丢，掇张廷秀出门。再寻个计策，做成圈套，装在玉姐名下，只说与人有奸。老厌物是直性的人，听得了恁样话，自然逼他上路。去了这个祸根，还有甚人来分得我家的东西！”赵昂见说，连连称妙。只等王员外起身解粮，便来动手。且说王员外因田产广多，点了个白粮解户。欲要包与人去，恐不了事，只得亲往。随便带些玉器，到京发卖，一举两得。遂将家中事体料理停当，即日起身。分付廷秀用心读书。又教浑家好生看待。大凡人结交富家，就有许多的礼数。象王员外这般远行，少不得亲戚都要钱送，有好几日酒席。那张权一来是大恩人，二来又是新亲家，一发理之当然，自不必说。到临行这日，张权父子三人直送至船上而别。

却说赵昂眼巴巴等丈人去后，要寻捕人陷害张权，却又没有个熟脚商议，怎好？骤然思量起来：“幼时有个同窗杨洪，闻得现今充当捕人。且去投他。但不知在那里住。”暗想道：“且走到府前去访问，料必有人晓得。”即与老婆娘要了五十两银子，打作一包。又取了些散碎银两。忙忙走到府门口，只见做公的，东一堆，西一簇，好生热闹。赵昂有事在身，无心观看。见一个年老公差，举一举手道：“老者可晓的巡捕杨洪住在何处？”那公差答道：“可是杨黑心么？他住在乌鹊桥巷内。方才走进总捕厅里去了。”赵昂谢声道：“承教了。”飞向总捕厅前来看。只见杨洪从里边走出。赵昂上前拱手道：“有一件事儿，特来相求。屈兄行一步。”杨洪道：“有甚见谕，就此说也不妨。”赵昂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之处。”两下厮挽着出了府门，到一个酒店中，拣一僻静座头坐下。叙了些疏阔寒温，酒保将酒果嘎饭摆来。两人吃了一回，赵昂开言低低道：“此来相烦，不为别事。因有个仇家，欲要在兄身上，分付个强盗扳他，了其性命，出这口恶气。”便摸出银子来，放在桌上，把包摊开道：“白银五十两，先送与兄。事成之后，再送五十两。凑成一百。千万不要推托。”自古道：“公人见钱，犹如苍蝇见血。”那杨

洪见了雪白的一大包银子，怎不动火！连叫：“且收过了说话。恐被人看见，不当稳便。”赵昂依旧包好，放在半边。杨洪道：“且说那仇家是何等样人？姓甚？名谁？有甚家事？拿了时，可有亲丁出来打官司告状的么？”赵昂道：“他名叫张权，江西小木匠出身，住在阊门皇华亭侧。旧时原是个穷汉，近日得了一注不明不白的钱财，买起一所大房，开张布店。止有两个儿子，都还是黄毛小厮。此外更无别人，不消虑的。”杨洪道：“这样不打紧！前日刚拿五个强盗，是打劫庞县丞的。因总捕侯爷公出，尚未到官。待我分付了，叫他当堂招出，包你稳问他个死罪。那时就狱中结果他的性命，易如反掌。”那赵昂深深的作揖道：“全仗老兄着力！正数之外，另自有报。”杨洪道：“我与尊相从小相知，怎说怎样客话！”把银子袖子过。两下又吃了一大回酒，起身会钞。临出店门，赵昂又千叮万嘱。杨洪道：“不须多话！包你妥当！”拱拱手，原向府内去了。赵昂回到家里，把上项事说与老婆知道。两人暗自欢喜。

且说杨洪得了银子，也不通伙计得知。到衙前完了些公事，回到家中，将银交与老婆藏好，便去买些鱼肉安排起来。又打一大壶酒，烫得滚热。又煮一大锅饭。收拾停当，把中门闭上，走到后边，将匙钥开了阱房。那五个强盗见他进门，只道又来拷打，都慌张了。口中只是哀告。杨洪笑道：“我岂是要打你！只为我们这些伙计，见我不动手，只道有甚私弊，故此不得不依他们转动。两日见你众人吃这些痛苦，心中好生不忍。今日趁伙计都不在此，特买些酒肉与你们将息一日，好去见官。”那些强盗见说不去打他，反有酒肉来吃，喜出望外。一个个千恩万谢。须臾搬进，摆做一台。却是每一人碗肉，一碗鱼，一大碗酒，两大碗饭。杨洪先将一名开了铁链，放他饮啖。那强盗连日没有酒肉到口，又受了许多痛苦。一见了，犹如饿虎见羊，不勾大嚼，顷刻吃个干净。吃完了，依旧锁好。又放一个起来。那未吃的口中好不流涎。不一时轮流都吃遍了。杨洪收过家火，又走进来问道：“你们曾偷过阊门外开布店张木匠张权的东西么？”都道：“没有。”杨洪道：“既没有，为何晓得你们事露，连日叫人来叮嘱，要快些了你们性命？你们各自去想。或者有些什么冤仇？”众强盗真个各去胡思乱想。内中一个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三月前我曾在阊门外一个布店买布，为事等了头上起，被我痛骂了一场。想是他怀恨在心，故意此要来伤我们性命。”杨洪便趁说道：“这等，不消说起是了。但不过是件小事，怎么就要害许多人的性命？那人心肠却也太狠！”众强盗见说，一个个咬牙切齿。杨洪道：“你们要报仇，有甚难处！明日解审时，当堂招他是个同伙，一向打劫的赃物，都窝在他家。况他又是骤发，咬实了，必然难脱。却教他陪你吃苦。况他家中有钱，也落得他使用。”又说道：“切不要就招。待拷问到后边，众口一词招出，方象真的。”众人俱各欢喜，道：“还是杨阿叔有见识。”杨洪又说了他出身细底，又分付莫与伙计们得知。“他们通得了钱，都是一路。”众强盗牢记在心。杨洪见事已谐，心中欢喜。依旧将门锁好，又来到府前打听，侯同知晚上回府，便会同了众捕快，次日解官。有诗为证：

只因强盗设捕人，谁知捕人赛强盗！

买放真盗扳平民，官法纵免幽亦报。

次早，众府快都至杨洪家里，写了一张解呈，拿了赃物。府快解了强盗来到总捕厅前伺候。不多时，侯爷升堂。杨洪同众捕快将强盗解进，跪在厅前，把解呈递上，禀道：“前日在平望地方，擒获强盗一起五名，正是打劫

庞县丞的真脏真盗，解在台下。”侯爷将解呈看了，五个强盗，都有姓名：计文，吉适，袁良，段文，陶三虎。点过了名，又将赃物逐一点明，不多什么东西。便问捕快道：“闻得庞县丞十分贪污，囊橐甚多，俱被劫去，如何只有这几件粗重东西？其余的都在那里？”众捕快禀道：“小的们所获，只有这几件。此外并没有了。或者他们还窝在那处。老爷审问便知。”侯爷唤上强盗问道：“你一班共有几人？做过几年？打劫多少人家？赃物都窝顿在何处？从实细说，饶你刑罚。”那强盗一一招称，只有五个，并无别人。劫过东西，俱已花费。”止存这些，余外更没有窝顿所在。侯爷大怒，讨过夹棍，一齐夹起。才套得上，都喊道：“还有几名，都已逃散。只有一个江西本匠张权，住在阊门外边，向来打劫银两都窝在他家。如今见开布店。”侯爷见异口同声，引以为实，连忙起签，差原捕杨洪等，押着两名强盗作眼，同去擒拿张权起赃连解。那三名锁在庭柱上，等解到同审。侯爷再理别事。

且说杨洪同众人押着强盗，一径望阊门而去。赵昂也在府前探听。看见杨洪，已知事妥。自己躲过一边。却教手下人远远跟去，看其动静。杨洪到了张权门首，立住脚道：“这里是了。”只见张权在店中做生意，挤着许多主顾，打发不开。杨洪分开众人，托地跳进店里，将链子望张权颈上便套。张权叫声：“阿呀！却是为何？”杨洪伸开手，两个大巴掌，骂道：“你这强盗！还要问甚？你打劫许多东西，在家好快活，却带累我们，不时比捕！”张权连声叫苦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！”正要分辨时，众捕人押着强盗，望里边去了。杨洪恐怕众人拣好东西藏过，忙将张权锁好，又取出铁扭上了，也牵入里面起赃。那时惊得一家无处躲避。门前买布的，与伙计讨了银钱，自往别处去买。看的人拥做一屋。众捕快将一应细软，都搜括出来，只拣银两衣饰，各自溜过，其余打起几个大包，连店中布匹，尽情收拾。张权夫妻抱头大哭，叫喊连天：“这横祸那里飞来！”两下分舍不得。捕人上前拆开，牵着便走。那些邻里不晓得的，引以为真，便道：“我说他一向家事不济，如何中忽地买起房屋，开这样大铺子？又与儿子定亲。只道他掘了藏，原来却做了这行生意，故此有钱。”有几个相晓得些的，与他分割说：“是个好人！这些东西，是亲家王员外扶持的。不知为甚被人扳害？”众人那里肯信。一路上说好说歹，不止一个都跟来看。且说杨洪一班，押张权到了府中。侯爷在堂立等回话。解将进去跪下，把东西放在一堂。杨洪禀道：“张权拿到了。”侯爷教放下柱上三个强盗同审。又将东西逐一验过。张权上前泣诉道：“爷爷，小人是个良民，从来与这班人不曾识面，何尝与他同盗。其实是霏空陷害，望爷爷超拔！”侯爷喝道：“既不曾同盗，这些赃物那里来的？”张权道：“这东西是小人自己挣的，并非赃物。”乃对众强盗道：“我从不曾认得你们。有甚冤仇，今日害我？”众强盗道：“我们本不欲招你出来，只因熬刑不过，一时招出。你也承认罢，省的受那刑苦！”张权高声叫屈道：“你这些千刀万剐的强盗，得了那个钱财，却来害我！”众强盗道：“张权，仁心天理，打劫庞县丞，是你起的祸根。其地虽不曾同去，拿来的东西俱放在你家营运，如何赖得？”张权又禀道：“爷爷，小人住在此地，将有二十年了，并不曾与人角口一番，怎敢为此等犯法之事！若有此情，必能搬向隐僻所在去了，岂敢还在闹市上开店？爷爷不信，可拘四邻地方来问，便知小人平素。”侯爷见他苦苦折辨不招，对众强盗道：“你这班人，想必把真强盗隐匿，陷害平人。”教都夹起来。众皂隶一齐向前动手。夹得五个强盗杀猪般叫喊，只是一口咬定张权是个同伙，不肯改口。又道：“爷爷，他是小

木匠，那个不晓得是个穷汉。如何骤然置买房屋，开起怎样大布店来？只这个就明白了。”侯爷道：“是。你是个穷木匠，为何忽地骤富？这个须没得辨！”喝教也夹起来。张权上前再三分辩，是亲家王员外扶持的。便是侯爷那里肯听。可怜张权何尝经此痛苦。今日上了夹棍，又加一百杠子，死而复苏。熬炼不过，只得枉招。侯爷见已招承，即放了夹棍，各打四十毛板，将招繇做实，依律都拟斩罪。赃物贮库。张权房屋家私，尽行变卖入官。画供已毕，上了脚镣手杻，发下司狱司监禁。连夜备文申报上司。正是：

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陈氏见丈夫拿去，哭死在地。亏养娘救醒。便教家人伙计随去看个下落，顺便报与二子。廷秀兄弟正在书院读书，见报父亲被强盗扳了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撇下书本，带跌而奔。先生也随将来看。里边徐氏晓得，连忙教几个家人探听。廷秀弟兄，随了家人，赶到府中。父亲已是解进衙门。立在外边打探。听得辨了半日，也上夹棍。着了急，便要望里边禀。被先生一把扯住，道：“你若进去，也被粘住身子，那个出头去辨冤？”二子见先生之言有理，便住了脚。听父亲夹得声音凄惨，都叫起屈来。被把门人驱逐出外边。少顷，见两个人扶着父亲出来，两眼闭着，半死半活。又晓得问实斩罪，上前抱住放声大哭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张权耳内闻得儿子声音，方才睁眼一看，泪如珠涌，欲待吩咐几声，被杨洪走上前，一手推开廷秀，扶挟而行，脚不点地，直至司狱司前，交与禁子，开了监门，扶将进去。廷秀弟兄，欲待也跟入去，禁子那里肯容。连忙将监门闭上。可怜二子哭倒在地。那先生同伙计家人，随后也到，将廷秀扶起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哭亦无益。且回家去，再作区处。”二子无奈，只得收泪，对禁子道：“列位大叔在上，可怜老父是含冤负屈之人，凡事全仗照管，自当重报。”禁子道：“小官人，常言道：‘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’做公的买卖，‘千钱賒不如八百现。’我们也不管你冤屈不冤屈，也不想甚重报，有，便如今就送与我们，凡事自然看顾十分。若没有，也便罢了。决无人来催讨。那远话儿且请收着，等你不及。”廷秀道：“今日不曾准备在此，明早即来相恳。”禁子道：“既恁样，放心回，我们自理会得。”廷秀弟兄同众人转来。也不到丈人家里，一径出衙门，去看母亲。走至门首，只见侯同知已差人将房子锁闭。两条封皮，交叉封着。陈氏同养娘都在门首啼哭。一见儿子到来，相抱而哭。真个是痛上加痛，悲中转悲。旁边看的人，无不垂泪称冤。那伙计并家人见恁般光景，也不相顾，各自去寻活路。母子计议，无处投奔。只得同到丈人家里暂住，再作区处。到了王员外门口，廷秀先进去报知。徐氏与女儿出来迎接。相见已罢，请入房里。那时赵昂已往杨洪家去探听。瑞姐晓得，也来相见。廷秀母子，将前项事情哭诉一番。徐氏也觉惨伤。玉姐暗自流泪。只有瑞姐暗中欢喜，假意劝慰。当晚徐氏准备酒肴款待。陈氏水米不沾，一味悲泣。徐氏解劝不止。到次日，廷秀与母亲商议，要牢中去看父亲，说：“昨日已许了禁子东西。如今一无所有，如何是好！”正没做理会，徐氏走来，知得，便去取出十两银子，递与廷秀道：“你且先将去用。若少时，再对我说。等你父亲回家，就易处了。”陈氏谢道：“屡承亲家厚恩，无门再报！今日又来累及亲家损钞，今生不能相报，死当衔结以报大恩！”徐氏道：“说那里话！亲翁在患难之际，员外又不在家，不能分忧。些小东西，何足为谢！”当下弟兄二人，将银留了八两，把二两带好，央先生同到司狱司前，送与禁子。禁子嫌少，又增一两，方才放二人进去。先生自在外边等候。禁子引二

子来到后监。见父亲倒在一个壁角边乱草之上，两腿皮开肉绽，脚镣手杻，紧紧锁牢，奄奄止存一息。二子一见，犹如乱箭攒心，放声号哭，奔向前来，叫声：“爹爹，孩儿在此！”把他扶将起来。那张权睁开眼见了儿子，呜呜的哭道：“儿，莫不是与你梦中相会么？”廷秀说：“爹爹，那里说起！降着这场横祸！到此地位，如何是好？”张权抚着二子道：“我的儿，做爹的为了一世善人，不想受此恶报，死于狱底。我死也罢了，只是受了王员外厚恩，未曾报得，不能瞑目！你们后来，倘有成人之日，勿要忘了此人。”廷秀道：“爹爹，且宽心将养身子，待孩儿拚命往上司衙门诉冤，务必救爹爹出去。”张权摇着手道：“不可，不可！如今乃是强盗当堂扳实，并不知何人诬陷，去告谁好？况侯同知见任在此。就准下来，他们官官相护，必不自翻招，反受一场苦楚。况你年纪幼小，有甚力量，于此大事？我受刑已重，料必不久。也别没甚话吩咐，只有你母亲，早晚好好服侍，即如与我一样。用心去读书，倘有好日，与爹争口气罢。”说罢，父子又哭。

冤情说到伤心处，铁石人闻也断肠。

旁边有一人名唤种义，昔年因路见不平，打死人命，问绞在监。见他父子如此哭泣，心中甚不过意。便道：“你们父子且勿悲啼。我种义平生热肠仗义，故此遭了人命。昨日见你进来，只道真是强盗，不在心上。谁想有此冤枉！我种义岂忍坐视！二位小官人放心回去读书。今后令尊早晚酒食，我自支持，不必送来。棒疮目下虽凶，料必不至伤身。其余监中一应使用，有我在，量他决不敢来要你银子。等待新按院按临，那时去伸冤，必然有个生路。”廷秀弟兄听说，连忙叩拜道：“多蒙义士厚意。老父倘有出头之日，决不忘报！”种义扶起道：“不要拜谢！且扶令尊到我房中去歇息。”二子便去搀张权起来。张权腿上疼痛，二子年幼力弱，那里挣扎得起。种义忍不住，自己揎拳裸袖，向前扶起，慢慢的逐步捱到前边种义房中。就教他睡在自己床铺上。取出棒疮膏，与张权贴好。廷秀见有倚靠，略略心宽。取出一两银子，送与种义，为盘缠之费。种义初时不肯受，廷秀弟兄再三哀恳，方才受了。父子留恋不忍分离。怎奈天色渐晚，禁子催促，只得含泪而别。出了监门，寻着先生，取路回家。廷秀弟兄一路商议：“母亲住在王家，终不稳便。不若就司狱司左近赁间房子居住，早晚照管父亲，却又便当。”计议已定，到家与母亲说知。次日将余下的银两，赁下两间房屋，置办几件日用家火。廷秀告知徐氏，说：“母亲自要去住。”徐氏与玉姐苦留不住，只得差人相送。又赠些银米礼物。陈氏同二子，领着养娘，进了新房。自到牢中看了丈夫。相见之间，哀苦自不必说。弟兄二人住过三四日，依原来到王家读书。终是挂念父亲，不时出入，把学业都荒疏了。

不说廷秀，且说赵昂自从陷害张权之后，又与妻子计较，要拈廷秀出门。那婆娘道：“要他出门，也甚容易。止要多费几两银子。”赵昂道：“有甚好计？你且说来。便费几两银子，也是甘心的。”那婆娘道：“要他出去，除非将家中大小男女都把银子买嘱停当。等父亲回时，七张八嘴，都说廷秀偷东西在外嫖赌。他见众人说话相同，自然肯信生疑。那时我与你再把冷话去激他，必定赶他出门。待廷秀去后，且再算计玉姐。”赵昂依着老婆，把银子买嘱家中婢仆。这些小人，那知礼义，见了银子，谁不依允。不则一日，王宪京中解粮回家。合家大小都来相见；惟有廷秀因母亲有病，归家探看，不在眼前。那时文秀已是久住在家，伏侍母亲，不在话下。王员外便问：“三官如何不见？”众人俱推不知。徐氏方接过口来，把张权被人陷害前后事情，

细说一遍。又道：“想他看候父亲去了。”王员外闻言，心中惊讶。少顷，廷秀归来相见。王员外又细询他父亲之事。廷秀哭诉一番，哀求搭救。王员外道：“你自去读书。待我心定了，与你计较这事。”廷秀拜谢，自归书房。到次日早上，记挂母亲，也不与先生说知，又回去候问。不想王员外一起身，便来拜望先生，又不见了廷秀。问先生时，说清早出外去了。王员外心中便有几分不喜。与先生叙了些间阔之情。查点廷秀功课，却又稀少。先生怕主人见怪，便道：“令郎自从令亲家被陷之后，不时往来看觑，学业也荒疏了。”王员外见说废了功课，愈加不乐。别了先生，走到外边。见书童进来，便问道：“可晓得三官那里去了？”那书童已得过赵昂银子，一见家主问时，便答道：“三官这一向不时在外嫖赌，整几夜不回。”王员外似信不信，喝退书童，心中疑惑。又去访问家中童仆，都是一般言语。古语道得好：“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。”王员外平日极是爱惜廷秀，被众人谗言一说，即信以为真，暗暗懊悔道：“当初指望他读书成人，做了这事。不想张权问罪在牢，其中真假未知。他又不学长俊，问罪兼全，后来岂不误了女儿终身？昔年赵昂和瑞姐曾来劝谏，只为一时之惑，反将他来嗔责。如今却应了他们口嘴，如何是好！”委曲不下，在厅中团团走转。那时这些奴仆，都将家中访问之事，报与赵昂。赵昂大喜，已知计中八九，到外边来打探。恰好遇着丈人，不等王员外开口，便道：“小婿今日又有一句话要说。只恐岳父又要见怪，不好说得。”王员外道：“往事休题！你说，如今有甚事情？”赵昂道：“从岳父去后，张木匠做了强盗，问成死罪在牢。小婿初时，还只道是被人诬陷。据他邻里说来，却真有事。况且三官趁岳父不在家中，日逐以看父为由，留恋嫖赌。亲邻晓得的，无不议论岳父：‘扳个强盗亲家，招个败家女婿。’连小婿也无颜见人。当初若听了小婿之言，决无有今日之事。”起初三员外已有八九分不悦，又被赵昂这班言语一说，凑成一十二分，气得哑口无言。沉吟半晌，方才道：“起初是我一时见不到，错怪了人，成就这事。如今懊悔无及！”赵昂便道：“依小婿之见，尚有挽回。”王员外忙问道：“你且说怎的可以挽回？”赵昂道：“若是毕姻过了，这便无可奈何。如今幸喜未曾成亲。岳父何不等廷秀回家，责骂一场，驱逐出门，一面就央媒妁寻个门当户对人家，将玉姐嫁去。他年纪又小，又无亲族，何人与他理论这事，设或告到官司，见已婚配，必无断与之理。况且是强盗之子，官府自然又当别论。是恁般，还不被人笑话。若不听小婿之言，后来使玉姐身无所倚，出乖露丑，玷辱门风，那时懊悔，却不迟了？”王员外若是个有主意的，还该往别处访问个实的，也不做了有始无终薄幸之人。只因他是个直性汉子，不曾转这念头，遂听信了赵昂言语，点头道：“是。”晓得浑家平昔喜欢廷秀，恐怕拦阻，也不到后来与他说知。同赵昂坐在厅中，专等廷秀回来不题。

且说廷秀至家，见过母亲，也恐丈人寻问，急急就回家。到厅前见丈人与赵昂坐着说话，便上前作揖。王宪也不还礼，变了脸问道：“你不在学中读书，却到何处去游荡？”廷秀看见词色不善，心中惊骇，答道：“因母亲有病，回去探看。”王员外道：“这也罢了。且问你：自我去后，做有多少功课？可将来看。”廷秀道：“只为爹爹被陷，终日奔走，不曾十分读书，功课甚少。”王员外怒道：“当初指望你读书有些好处，故此不计贫富，养你为子。又聘你为婿。那知你家是个不良之人，做下这般勾当，玷辱我家。你这畜生，又不学好，乘我出外，终日游荡嫖赌，被人耻笑！我的女儿从小娇养起来，若嫁你恁样无籍，有甚出头日子！这里不是你安身之处，快快出

门，饶你一顿孤拐。若再迟延，我就要打了。”那些童仆，看见家主盘问这事，恐怕叫来对证，都四散走开。廷秀见丈人忽地心变，心中苦楚，哭倒在地道：“孩儿父子，蒙爹爹大恩，正图报效。不幸被人诬陷，悬望爹爹归家救援。不知何人嗔怪孩儿，搬斗是非，离间我父子。孩儿倘有不到之处，但凭责罚，死而无怨。若要孩儿出门，这是断然不去！”一头说，一头哭，好不凄惨。赵昂恐丈人回心转来，便衬道：“三官，只是你不该这样没正经。如今哭也迟了。”廷秀道：“我何尝干这勾当，却从空生造！”赵昂道：“这话一发差了。那个与你有仇，造言谤你？况岳父又不是肯听是非的。必定做下一遭两次，露人眼目。如今岳父察晓的实，方才着恼，怎么反归怨别人？”廷秀道：“有那个看见的，须叫他来对证。”王员外骂道：“畜生！若要不知，除非不为。你在外胡行，那个不晓得，尚要抵赖。”便抢过一根棒子，劈头就打道：“畜生，还不快走！”廷秀反向前抱住痛哭道：“爹爹，就打死也决不去的。”赵昂急忙扯开道：“三官，岳父是这样执性的，你且依他暂去，待气平了，少不得又要想你，那时却不原是父子翁婿。如今正在气恼上，你便哭死，料必不听。”廷秀见丈人声势凶狠，赵昂又从旁尖言冷语帮扶，心中明白是他撺掇，料道安身不住，乃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拜谢了母亲去罢。”王员外那里肯容，连先生也不许他见。赵昂推着廷秀背上，往外而去，道：“三官，你怎么恁样不识气，又要岳母做甚？”将他推出大门而去，正是：

人情若象初相识，到痛终无怨恨心。

且说徐氏在里面听得堂中喧嚷哭泣，只道王员外打小厮们，那里想到廷秀身上，故此不在其意。童仆们也没一个露些声息。到午后闻得先生也打发去了，心中有些疑惑。问众家人，都推不知。至晚，王员外进房，询问其故，方晓得廷秀被人搬了是非赶逐去了。徐氏再三与他分解，劝员外原收留回来。怎奈王员外被谗言蛊惑，立意不肯，反道徐氏护短。那玉姐心如刀割，又不敢在爹妈面前明言，只好背地里啼哭。徐氏放心不下，几遍私自差人去请他来见。那些童仆与赵昂通是一路，只推寻访不着。

按下徐氏母子，且说廷秀离了王家，心中又苦又恼。不顾高低，乱撞回来。只见文秀正在门首，问道：“哥哥如何又走转来？”廷秀气塞咽喉，那里答得出半个字儿。文秀道：“哥哥因甚气得这般模样？”廷秀停了一回，方将上项事，说与兄弟。文秀道：“世态炎凉，自来如此，不足为异。只是王员外平昔待我父子何等破格，今才到家，蓦地生起事端。赵昂又在旁帮扶。必然都是他的缘故。如今且莫与母亲说知，恐晓得了，愈加烦恼。”廷秀道：“贤弟之言甚是。”次日，来到牢中，看觑父亲。那时张权亏了种义，棒疮已好，身体如旧。廷秀也将其事哭诉。张权闻得，嗟叹王员外有始无终。种义便道：“恁般说起来，莫不你的事情，想是赵昂所为？”张权道：“我与他素无仇隙，恐没这事！”廷秀道：“只有定亲时，闻得他夫妻说我家是木匠，阻挡岳父不要赘我。岳父不听，反受了一场抢白。或者这个缘故上起的。种义道：“这样说，自然是他了。如今且不要管是与不是。目下新按院将到镇江，小官人可央人写张状子去告。只说赵昂将银买嘱捕人强盗，故此扳害。待他们自去分辨。若果然是他陷害，动起刑具，少不得内中有人招称出来。若不是时，也没甚大害。”张权父子连声道是。廷秀作别出监。兄弟商议停当，央人写下状词，要往镇江去告状。常言道：“机不密，祸先招”。这样事体，只宜悄然商议。那张权是个老实头，不曾经历事体的；种义又是粗直

之人，说话全不照管，早被一个禁子听见。这禁子与杨洪乃是姑舅弟兄，闻此消息，飞风便去报知。杨洪听得，吃了一吓，连忙来寻赵昂商议。走到王员外门首，不敢直入。见个小厮进去央他传报说：“有一个姓杨的，要寻赵相公说话。”赵昂料是杨洪，即便出来相见，问道：“杨兄在甚话说？”杨洪扯到一个僻静所在，说：“张廷秀已晓得你我害他，即日要往按院去告状。倘若准了，到审问时，用起刑具，一时熬不得，招出真情，反坐转来，却不自害自身！幸喜表弟闻得来报，故此特来商议。”赵昂听了，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良久道：“此便怎么好？”杨洪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相公便多用几两银子，我便拌折些工夫，连这两个小厮一并结果了，方才斩草除根。”赵昂道：“银子是小事，只没有个妙策。”杨洪道：“不省着他们是个穷鬼，料道雇船不起，少不得是趁船。我假装起捕盗船来，教我兄弟同两个副手，泊在阊门。更令表弟去，打听了起身日子，暗随他出城，招揽下船。我便先到镇江伺候。孩子家那知路径。载他径到江中，攆入水里，可不干净？”赵昂大喜。教杨洪少待，便去取出三十两银子，送与杨洪道：“烦兄用心，务除其根！事成之日，再当重谢。”杨洪收了银子，作别而去。

且说廷秀打听得按院已到，央人写了状词，要往镇江去告。那时陈氏病体痊愈，已知王员外赶逐回来，也只索无奈。见说要去告状，对廷秀道：“你从未出路，独自个去，我如何放心。须是弟兄同行，路上还有些商量。”廷秀道：“若得兄弟去便好。只是母亲在家，无人伏侍。”陈氏道：“来往不过数日。况且养娘在家陪伴，不消牵挂。”廷秀依着母亲，收拾盘缠，来到监中，别过父亲，背上行李，径出阊门来搭船。刚走到渡僧桥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二位小官人往那里去？”廷秀道：“往镇江去。”那人道：“到镇江有便船在此。又快当，又安稳。”廷秀听说有便船，便立住脚，与文秀说道：“若是便船，到强如在航船上挨挤。”文秀道：“任凭哥哥主张。”廷秀对船家说道：“你船在那里？可就开么？”船家道：“我们是本府脚头关提来差往公子的，私已搭一二人，路上去买酒吃。若没人也就罢了，有甚担阁。”廷秀道：“既如此，带了我们去。”船家引他下了船，住在艚上。少顷，只见一人背着行李而来，艚公接着上船。那人便问：“这两个孩子是何人？”艚公道：“这两个小官人，也要往镇江的，容小人们带他去，趁几文钱，路上买酒吃。望乞方便。”那人道：“止这两个，便容了你。多便使不得。”艚公道：“只此两人，也是偶然遇着，岂敢多搭。”说罢，连忙开船。你道这人是何等样人？就是杨洪兄弟杨江。艚公便是副手。当下杨江问道：“二位小官人姓甚？住在何处？到镇江去何干？”廷秀说了姓名居处，又说父亲被人陷害缘由。如今要往按院告状。杨江道：“原来是好人儿子女，可怜，可怜！你住在艚上不便，也到舱中来坐。”廷秀道：“如此多谢了！”弟兄搬到舱中住下。杨江一路殷勤，到买酒肉相请，又许他到衙门上看顾。弟兄二人，感激不尽。那船乃是捕盗的快船，趁着顺风，连夜而走。次日傍晚就到了镇江。船家与廷秀讨了船钞，假意催促上岸。廷秀取了行李，便要起身。杨江道：“你这船家，忒煞不行方便！这两位小官人，从不曾出路的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教他那里去寻宿处？”又向廷秀道：“莫要理他！今夜且在舟中住了，明早同上岸去，寻寓所安下。就到察院前去打听按院几时按临，却不又省了今夜房钱？”廷秀弟兄只认做好人，连声称谢，依原把包裹放下。杨江取出钱钞，教艚公买办些酒肉，吩咐移船到稳处安歇。艚公答应，将船直撑出西门闸外，沿江阔处停泊。艚公安排鱼肉，送入舱里。那时，杨洪已

约定在此等候。艄公口中唢哨一声，便跳下船。即忙解缆开船，悄悄的摇出江口，沿溜而下。过了焦山，到一宽处，取出索子，将他弟兄捆绑起来，恰好两只馄饨相似。二子身上疼痛，从醉梦中惊醒，挣扎不动。却待喊叫，被杨洪、杨江扛起，向江中扑通的擗将下去。眼见得二子性命休了。

可怜世上聪明子，化作江中浪宕魂。

你想长江中是何等样水！那水众四川、湖广、江西一路上流冲将下来，浑如滚汤一般紧急，到了镇江，直溜入海，就是落下一块砂石，少不得随流而下。偏有廷秀弟兄，撒入江中，却反逆流上去。杨洪、杨江望见，也道奇怪。拨传船头赶上，各提起篙子，照着头上便射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篙子离身，不上一尺，早被三四个大浪，把二子直涌开去，连船险些儿掀翻。那篙子便不能伤。杨江料道必无活理，原移至沿口泊下。次早开船，回到苏州，回复了赵昂。赵昂心中大喜，又找了三两银子。杨洪兀自嫌少，两下面红颈赤而别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河南府有一人唤做褚卫，年纪六十已外，平昔好善，夫妻二人，吃着一口长斋。并无儿女，专在江南贩布营生。一日正装着一大船布匹，出了镇江，望河南进发。行不上三十余里，天色将晚，风逆浪大，只得随帮停泊江中。睡到半夜，听得船旁像有物撞响。他也不在其意。方欲合眼，又像有人推醒一般，那船旁撞得越响了，隐隐又有人声。心中奇怪，爬起来，开了篷窗。打一看时，只见水面上浮着一人，口内微微有声。褚卫慌忙叫起水手，捞救上船。打起火来看时，却是十五六岁一个小厮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浑身绑缚，微微止有一息。与他下了索子，烧起热汤灌了几口，那孩子渐渐醒转，呕出许多清水。褚卫将干衣与他换了，询其缘故。小厮哭诉道：“小人名唤张文秀，只因父亲被人陷害在牢，同哥哥廷秀，来镇江按院告状，趁了个便船，说是苏州理刑差人，一路假殷勤照顾。昨夜到了镇江，又留住船，将酒灌醉我弟兄，双双绑入水中。正不晓得他是何人，害我等性命！今幸得遇恩人救我。但不知恩人高姓大名？这里是何处？离镇江多少路了？怎地送得小人归家，决不忘恩！”褚卫本是好善之人，见他说得苦楚，心下十分可怜。初时到有送他回去之念，忽地想起：“镇江到此乃是逆水，怎么反淌了上来？莫非此子后来有些好处，暗中自有鬼神护佑么？我今尚无子嗣，何不留他回去做个螟蛉之子，却不是好。”乃哄他道：“我是河南褚卫，贩布回去。这里离镇江已远，有一千余里，怎能送你回去？况昨夜谋你的必是对头，是差来心腹，故此下这样毒手。今依旧回家，必然又寻别事害你。我今又无儿子。若不弃嫌，认做父子，随我归家去。明年带你下来，访出昨夜之人，然后去告理，救你父亲，可不好么？”文秀虽然记挂父母，到此无可奈何，只得依允。就拜褚卫为父，改名褚嗣茂，带上河南不题。

且说张廷秀被杨洪捆入水中，自分必死。不想半沉半浮，被大浪直涌到一个沙洲边芦苇之旁。到了天明，只见船只甚多，俱在江中往来，叫喊不闻。至午后，有一只船旁洲而来，廷秀连叫救命。那船拢到洲边，捞上船去，割断绳索，放将起来，且喜得毫无伤损。廷秀举目看船中时，却是两个中年汉子，十来个小子，约莫今年十六七岁。你道是何等样人？原来是浙江绍兴府孙尚书府中戏子。那两个中年人，一个是师父潘忠，一个是管箱的家人，领着行头往南京去做戏，在此经过。恰好救了廷秀。取几件干衣与他换了，问其缘故。廷秀把父亲被害，要到按院伸冤，被船上谋害之事，哭诉一遍。又道：“多蒙救了性命。若得送我回家，定然厚报。”那潘忠因班中装生的哑